

DunHuang Sex Culture



敦煌性文化



珍藏本

黄健初

史成礼
著

史葆光

广州出版社

敦煌性文化

DunHuang Sex Culture

珍藏本

史保光
史成礼
黄健初
著

广州出版社

策 划 韩小峰
责任编辑 穆 紫
责任校对 刘恩普
封面设计 谢成华

书 名 敦煌性文化
作 者 史成礼 史葆光 黄健初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电话: 020 83550938)
规 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7 插页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2-970-X/K·104
定 价 33.00 元

(内部发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探讨敦煌性文化
为健康事业服务

一九九八年三月 吴阶平



题词者 吴阶平：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序

史成礼教授是著名的医生，也是颇有著述的医学专家，近几年来，对民族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中反映两性关系的部分画面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专著《敦煌性文化》。这在敦煌学术研究中尚属首次探索，对今后敦煌学研究定会产生一定影响。此书即将付印，特致数语，以资祝贺。

敦煌研究院院长 段文杰

1999年5月9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敦煌性文化 悄然撩起神秘面纱

第一章 世人瞩目敦煌性文化	(2)
第二章 历史源流	(15)
——话说中国性史、性文化	
第三章 走近敦煌性文化	(60)
——敦煌莫高窟和敦煌学	

第二部分 莫高窟壁画

——墙壁上的性学馆

第一章 欢喜佛与性修炼	(81)
第二章 猴子和人类	(94)
——人性本能探源	
第三章 性文化与唐代女权	(101)
第四章 性文化与敦煌飞天的艺术表现	(106)
第五章 鹿母感应受孕的神话	(127)
第六章 释迦牟尼	(134)
——一个成佛者的道路	
第七章 人类传说与性文化	(157)
——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	
第八章 沙弥守戒自杀的故事	(169)





第三部分 嘉峪关魏晋墓与性文化

第一章 嘉峪关戏楼壁画中的性表现	(176)
第二章 七个圆圈之谜与性文化	(182)
第三章 东晋墓壁上的女裸体画	(195)

第四部分 敦煌遗书中的性文化

第一章 金刚经卷上的性器崇拜	(206)
第二章 藏文残卷背面的做爱图	(217)
第三章 优先婚前同居古今谈	(221)
第四章 中国的“爱经”《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227)
第五章 指环婚俗文化探源	(284)
第六章 性迷信习俗趣录	(293)
第七章 敦煌婚、孕、育文化大观	(298)
第八章 敦煌遗书中的夫妻关系	(318)

第五部分 (附录)敦煌性文化考察的报道

第一章 丝路性之旅(记者张宜平)	(324)
第二章 探寻中国性文化之源(记者万一)	(343)
第三章 史成礼教授和敦煌性文化	(353)
(《现代妇女》杂志总编朱子国)	
敦煌研究新发现(刘达临)	(365)
跋(史成礼)	(368)



第一部分

敦煌性文化 悄然撩起神秘面纱



第一章

世人瞩目敦煌性文化

煌性文化

——国际敦煌学界注目的话题

1994年8月9日至14日，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正值初秋，天空阳光灿烂，丰收的大地瓜果飘香，和着舞剧“丝路花雨”与“敦煌不沉睡”管弦丝竹的曼舞轻歌，气氛一片热情洋溢。在这里，正为庆祝敦煌研究院50周年华诞（从其前身1944年2月1日成立的国家敦煌艺术研究所算起。按：1950年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在前研究所基础上组建敦煌研究院）举办一次大规模盛会。此盛会的核心，就是召开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新加坡、加拿大、以色列、匈牙利、瑞士、俄罗斯以及港、澳、台等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大型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采取大会发言形式，共宣读论文数十篇，其中由甘肃省性科学学会会长史成礼教授宣

读的一篇题为《敦煌性文化初探》的论文，以其课题的独创性引起与会学者们的重视和极大兴趣。在会议结束总结时，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郑重宣布：性科学将成为敦煌学科中的一个研究课题，这是由我国学者首先开发的新领域，甘肃省性科学学会开拓研究的敦煌性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敦煌性文化也是我国敦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开发与研究，不仅能丰富敦煌学这个博大精深的宝库，而且也给性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拓展了新的工作领域。挖掘、整理、继承、研究敦煌性文化遗产，是敦煌学者尤其是每个性科学工作者、人类性文明史的研究者之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次会议对敦煌学、对性文明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敦煌性文化研究从此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性学家们已经涉足敦煌文化，开始从性的角度揭开敦煌文化的神秘面纱。因为，尽管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文物显世之后，中外学术界轰动，人们对敦煌产生浓厚兴趣，世界上也掀起一股敦煌热。尽管莫高窟自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重点之后，全世界就兴起研究之风，使得敦煌学这门“多学科互相结合又各具独立性的博大精深的学问”（段文杰语）跻身世界学术之林，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不过在此'94敦煌国际会议之前，对敦煌石窟与藏经洞遗书中的性学，人们一直熟视无睹，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敦煌文化研究者当中，很少有人





触及敦煌性文化，遑论研究。

对于大量司空见惯的事物，当人们只是常识地、惰性地接受它的存在，以致停留在表面而不作进一步探究，很多有趣的创造乃至伟大的发现就会失之交臂了。所以有人形容说，谁都知道熟透了的苹果总要掉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但在牛顿以前，却没有一个人把它与地球引力联系在一起。敦煌莫高窟，已然巍然屹立了一千六百多年，它的洞窟，它的壁画吸引着千千万万朝圣般的中外游客；而它的经卷，它的遗书，更使一代代的学者沉吟其间，如醉如痴。而在90年代以前，在当代中国的性学家们展开古丝绸之路上的“性之旅”之前，在这次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目光聚焦于此，刚开始学会不耻于谈性——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的中国人没有，一直乐于谈性的当代西方人，老外东方学家、汉学家们没有。这对博大精深的敦煌学，显然是不公平的。

好在熟透的苹果总要掉到地上，万有引力定律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且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往回走。那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即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云游至敦煌。雨后黄昏，晴空一碧。他站在大泉河西岸，回首东望——一个千古奇迹竟在这一望中诞生：他的眼前，那座陡然崛起、劈地摩天的三危山金光四射，“状有千佛”。一阵惊悸携万钧之力从他的心头滚过，他闭目合掌：上苍！这难道不是神的昭示吗？于是，他在身后鸣沙山东麓的砾岩



上“造窟一龛”，造出了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的第一窟。



如今，倘若你是一位性学专家或一位人类文明的探源者，也在当年乐僔和尚曾经站立的地方一站，倘若也是雨后黄昏，也是晴空一碧，鸣沙山东麓峭崖上与依然陡然崛起、劈地摩天的三危山对望的千佛洞石窟群，也是金光四射。那么，你能看到什么呢？

如果你多次到过敦煌，如果你这次将目光聚焦于敦煌性文化，你看到的将是天地间律动着的万古不衰的人性的光辉，也就是那人类性文化发展的瑰丽景象！汉传的佛教的教义固然是严格禁欲的，因而是绝对反性的。然而，这恰恰证明人性威力的不可抗拒。佛教是以强大的极端的反证而存在的。莫高窟可以建造在远离尘世的大漠深处，但是，却割不断与性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敦煌莫高窟中，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汉传佛教，而且还有藏传佛教。在藏经洞的卷子里，你还会一睹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的经典。对于汉传佛教，从那些有趣的塑像与壁画上，你还会感受到中古时期中国民众艺术家们新奇的有时近乎开玩笑的理解。在这里，你会再次带着发现的惊喜和探索的渴望，对所有的洞窟又一一看过，在重点洞窟前久久驻足。从 209 窟猴子手淫的塑像到 428 窟的裸体飞天藻井，从 257 窟的沙弥守戒自杀到 465 窟的欢喜佛与性修炼，从 85 窟莲生贵子（感应受孕）的神话到 285 窟伏羲和女娲人类始祖的传说……你会觉得，有哪种文化能像性文化这样与人类相始终，人人参与其中而又感受深切呢？人类为追求幸福苦苦地





努力，但是，为什么对与生俱来的幸福却讳莫如深，羞羞答答，避之惟恐不及甚至视为罪恶酿成痛苦呢？一座座洞窟深不可测，一尊尊佛像笑而不答。敦煌性文化，撩起你神秘的面纱吧，填补敦煌性文化研究之空白的时刻已悄然来临。

确实，敦煌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奇葩，可以说是中古鼎盛时期中国之文化的一个缩影。虽然其大部分是以宗教形式来表现的，但它却包括了古代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艺术、宗教、科技、建筑、医学、文字、考古、民俗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有关医药学、人类学、气功、保健及性与生殖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来说，更是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

古丝绸之路上的首次“性之旅”

为了开拓性学新领域、深入探索人类性文化之古代渊源，早在'94敦煌国际学术研究研讨会召开的前三年，即1991年深秋，笔者作为甘肃省性科学学会会长，就曾邀请时亚洲性学联席会副主席、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达临教授会同文化部的陈述先生同去敦煌考察，初步取得共识，率先拉开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性之旅”。刘达临教授1993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古代性文化》，笔者也于1994年敦煌国际学术会议上将自己对敦煌性文化的研究作了初步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回顾性文

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90年代值得大书特书，我们的性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开始步入（至少是）“白银时代”。从中国当代性文化学者的著述中，读者们一定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学者们是以怎样严谨的态度、开放的气度，并怀着怎样景慕的心情，在接受我们祖先的伟大馈赠啊。为不负于我们的先人，在性文化领域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是值得的。对刘达临教授，读者们也许并不陌生，媒体曾广泛报道过他创造的一连串的中国“第一”。是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公开的性学系列讲座，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性学团体和性学杂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是他，倡议并承办了我国第一次国际性的性学研讨会，举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性文化展览并在国内外公开展出；是他，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性调查，即全国两万三千例“性文明”调查。美国《时代》周刊率先称这次调查为“中国的金赛调查”。基于这个调查而写成的《中国当代性文化》被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奠基之作”。刘达临教授因在性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这是世界性学领域的最高奖。刘达临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因而被国外媒体称之为“亚洲性学第一人”。

继笔者与刘、陈三人愉快的敦煌之旅两年之后，1993年8月11日至16日，由亚洲性学联会主席、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吴





敏伦教授、台湾精神病院冯榕先生、台湾高雄医学院文荣光教授、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刘达临教授和笔者任会长的甘肃省性科学学会联合发起并组织香港、台湾与内地性科学专家及一些新闻单位、文艺界朋友一行 26 人的“中国古丝绸之路性文化考察团”终于成行。考察团乘坐豪华旅行车从兰州出发，傍着祁连山，沿着古丝绸之路一路参观了武威的雷台和文庙、张掖的大佛寺、酒泉的泉湖公园、嘉峪关的城楼和魏晋墓，游览了令人神往的“大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和大漠影视城。重点考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藏经洞、大佛殿，领略了莫高窟的自然环境，聆听了对即将开放的榆林窟（即万佛峡）和古朴苍凉的雄关遗址——阳关以及天马故乡渥洼池、西千佛洞的介绍，并去敦煌民俗博物馆参观。兴之所至，吴敏伦夫妇在大家的簇拥下，扮演新婚夫妻，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在民俗博物馆再次举行结婚仪式，包括了拜堂、挑盖头、合卺、对饮、坐花轿、谢客等。一路上，祁连逶迤，雪山远照，看不够戈壁风光，听不尽边陲驼铃，丝绸古道、秦砖汉瓦、往日繁华、荒漠炊烟，令人遐想不已，感叹万千！

此次考察活动的目的，旨在探寻中国性文化之源，弘扬祖国的性文化，进一步开展性学研究，为人民的健康、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服务。用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吴敏伦博士的话说：丝绸之路性文化考察，就是要寻找中国原来的性观念、性习俗是什么样子，与现代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

它的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为这些问题寻找出一个答案来。为什么考察活动要从丝绸之路开始呢？他说：“因为，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的交通要道，它详细记录了中国文化的演变，记录了中国怎样受西方、南方、印度文化的影响。所以，它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性文化在内的一个很好的开启点。”他的话中，显然也包含着为世界性文明探源的意味。

很多人不免抱着好奇，为解决现代人实际需要而源起的西方性学在今日已如此大放异彩，而且各种科学研究报告也纷纷出笼，此种情况下，真有必要循着古代出土文物的蛛丝马迹，来钻研古人的性文化吗？

对此，吴敏伦非常风趣地说，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现代西方性学因无法摆脱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纠葛的包袱，呈现不稳定的发展趋势，以至于产生了神经症的障碍，简言之，现代性学得了“神经病”，而东方性文化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但从许多流传的经典著作中，可以窥出性在东方是有其文化支持系统的，因此，东方文化即使不能治愈西方性学的“神经病”，不过仍是个性学研究的沃土。

这里笔者不妨为吴教授这段话做一注解——就性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成了中国本土宗教信仰（道教）的基础，而阴阳学说就其根源则是对两性（女阴男阳）崇拜与生殖崇拜的广义化。而在西方，由于一般拜物教和多神论没能为他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宗教文化传统发展





的最终结果，就是制造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即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他们创造了这个绝对对立面，并被它所主宰，幸福变得只存在于天国与为此天国进行虚幻的精神追求之中。寻求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是反性。例如西方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把发生性行为的亚当、夏娃赶出了乐园，性交成为原罪，得一辈子救赎。在中国，宗教远没发展到这种极致，神与性相容共存。中国的道教，更强调性欲的重要，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存在崇尚性修炼的派别，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于是乎，欢喜佛在敦煌有，在其他不少地方也有，就不足为怪了。

刘达临教授也说，中国传统性学，其实与西方现代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身为性学研究者，如何在新旧性观念之间寻找答案，来强化现代性教育的基础，实属不容推卸之责任，尤其中国古代性文化，几千年来历经无数的战争的破坏与人为管理的流失，不赶快加以抢救，恐有流失的危险，所以才有了‘丝路性文化考察’的雏形。”

此次性文化考察活动收获颇丰。敦煌考察完后返回途中，考察团一行在张掖召开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性文化考察座谈会。会议由吴敏伦主持，刘达临、文荣光、冯榕等作了重点发言，之后进行讨论，中心论题是：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当前应做哪些工作，从何处入手，怎样进行等等。大家一致认为：许多年来，由于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重视不够，